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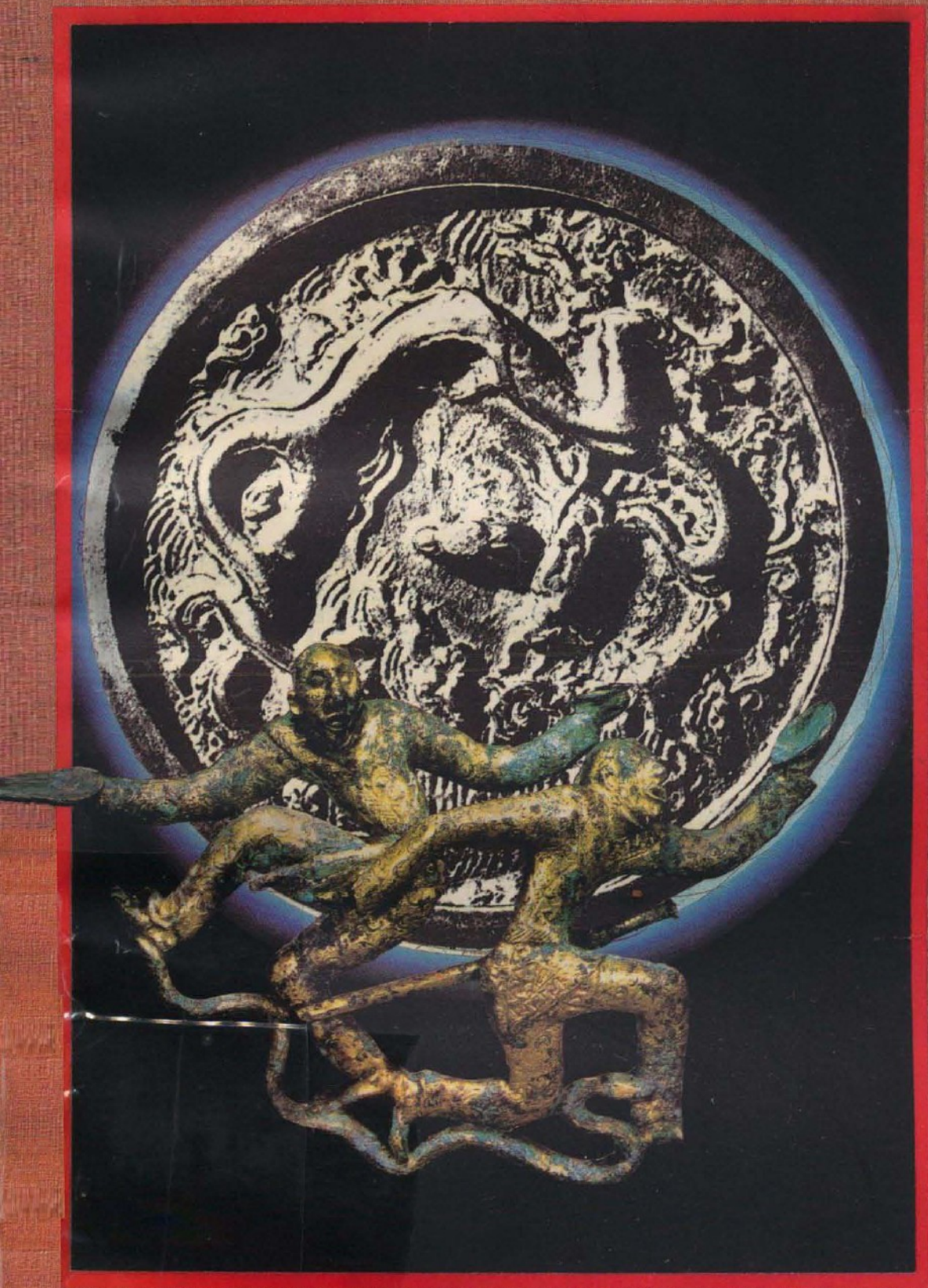
连阔如 遗著

江湖叢談

啓功題籤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

江州刺史府



江湖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世谈

连阔如 遗著
贾建国 整理
连丽如



(京) 新登字 1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湖丛谈/连阔如著.-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1995.4

ISBN 7-80092-371-1

I. 江… II. 连… III. ①社会问题-民国②报告文学-中国-现代 IV. ①D693.9②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00830 号

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:100009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17.875 印张 3 插页 411 千字
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定价 18.00 元

内 容 介 紹

作者以亲涉江湖之阅历，揭露了旧中国危害社会的江湖行当的黑幕和手段；描述了江湖艺人复杂艰辛的生活。全书具有丰富、翔实、珍贵的史料价值与识别现实生活中坑、蒙、拐、骗伎俩的功能。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介绍江湖生涯的奇书。

内 容 介 紹

作者以亲涉江湖之阅历，揭露了旧中国危害社会的江湖行当的黑幕和手段；描述了江湖艺人复杂艰辛的生活。全书具有丰富、翔实、珍贵的史料价值与识别现实生活中坑、蒙、拐、骗伎俩的功能。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介绍江湖生涯的奇书。

特约编辑 邱其生

责任编辑 王树清

装帧设计 岳建一

文内插图 李滨声

责任编辑 邱其生（特邀）

王树清

封面设计 岳建一

版式设计 张彤

责任校对 刘晖



连阔如先生

(摄于 1939 年春)

再版说明

本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、行活和内幕的书籍。

作者连阔如（1903—1971年）是我国著名的评书艺术家。他原名毕连寿，满族人，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从12岁起就出外谋生，先后在北平、天津的首饰楼、照相馆、杂货铺、中药店当过学徒，还到烟台、大连做过小买卖，摆过卦摊。之后，他拜师学说评书，艺名连阔如。30年代，他以云游客的笔名，在北平《时言报》发表长篇连载《江湖丛谈》。1938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，共三集。这本书除了介绍北平天桥、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以及艺人小传、艺人生活状况外，还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和揭露了清末至30年代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，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。

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颗正直善良的心，他同江湖上的一些人又有很深的交往，所以他能透彻地了解江湖内幕，并勇敢地将它书写出来，公之于众。且该书写得通俗易懂，生动有趣，真实可信，因而颇受读者欢迎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我们征得连先生的女儿连丽如同志同意而再版此书，并认为此举具有现实意义。尽管由于时代的进步、社会的变迁，江湖上的某些行当已经消失了，但是不可轻视的是一些绝迹多年的社会

2 江湖丛谈

丑恶现象又重新泛起，如坑、蒙、拐、骗、偷、盗以及赌博、卖淫嫖娼、算卦相面等。阅读本书可以得到颇多的教益，帮助人们提高辨别能力，识破社会上种种罪恶活动。而本书还是一种历史资料，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，研究曲艺的历史以及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，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回忆父亲连阔如

（代前言）

“你真像你的父亲。”这是我父亲的老朋友、老听众见了我的头一句话。

是长得像？人品像？书说得像？但愿都像吧！父亲离开人世整整 16 个春秋了，可是没有一天不想念他老人家，他是我的慈父，也是我的严师。

父亲是个苦命人，1903 年闰五月，父亲落生在北京安定门外一个穷旗人的家中。我家是满族镶黄旗人，祖姓毕鲁氏。满族人指名为姓，我爷爷叫凌保，是个门甲，父亲出世前一个月，爷爷就故去了。父亲只上了半年私学、两年小学，12 岁就学徒了，进过北京的首饰楼、照相馆，天津的杂货铺、中药店；到烟台、大连做过小买卖；摆过卦摊，饱尝了人世间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。

父亲原名毕连寿，拜师李杰恩，学说评书《西汉演义》，艺名连阔如。后又向张诚斌学说《东汉演义》。北京有一位田岚云老先生，说《东汉演义》名扬京城，听众孙昆波把田老先生书中的精华指点给我的父亲，再加上父亲的天资、勤奋，30 年代末期在东交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《东汉》，名声鹊起。他刻苦向前辈演员学习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达到书情结构严谨，人物性格鲜明。说书时嗓音宽厚，语重声宏，口齿清晰，娓娓动听。为摹拟好文生、

武将，他借鉴京剧表演艺术，融化于评书中。马跑、马嘶等口技辅助表演，被听众公认为一绝。父亲曾说：“说书时要严肃地进行表演，要做到五忘：忘己事，忘己貌，忘座有贵宾，忘身在今日，忘己之姓名”，全身投入艺术创造中。他重视说功、做功、打功，说到谁，就摹拟那个人物的神情、语言、声态，有时也使用方言、韵白，加上必要的动作，表情状物，绘声绘色，形成了神完气足、层次分明、起伏跌宕、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，艺术精湛已自成一派。

父亲说《东汉》的技艺，显示了他艺术上少有的才华。但他并不满足，仍然精益求精。他虚心请教老师和听众，集先辈评书诸家之所长。父亲说的是“袍带”书，为了提高艺术，父亲向知名的武术家学习，又结识了许多京剧界的朋友，如肖长华、徐兰沅、郝寿臣、谭富英、李万春、马富禄，以京剧唱、念、做、打的功夫丰富自己的表演。30年代末，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曾邀请父亲为他的科班——荣春社排演全部《东汉》。荣春社在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出，轰动了京城。那时，父亲白天在电台说书，晚上到剧场看戏、指导。尚小云先生的长子尚长荣扮演的武状元岑彭栩栩如生，是父亲说的《东汉》中的一个角色在舞台上活灵活现的再创造。解放后，他协助王永昌同志排练了全部《水浒》，在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，盛况空前。几十年来，父亲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专家，成为朋友，如养马专家载涛、语言学家吴晓铃、剧作家翁偶虹、景弧血、针灸名医胡荫培、作家赵树理、史学家吴晗等。父亲就是这样广交博学，不断地使自己的艺术造诣达到更高的境地。

父亲一生勤俭度日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讲穿戴，所挣的钱除去养家外，全都买了书刊。我家原住在和平门外琉璃厂，这是

一条有名的古书街。父亲则是“邃远斋”、“来薰阁”等古书店的常客，难怪我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，好多书店的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我，津津有味地谈起我父亲当年买书的情景。我记得父亲为了考证汉献帝的“衣带诏”一事，购买和翻阅了七八种《汉书》及《三国演义》的版本。他钻研天文知识，把《借东风》、《草船借箭》说得入情入理；他学习、了解山川地理、风俗人情，以备古今对照；为了评价历史人物曹操，他详细阅读了郭沫若先生的有关著作，登门请教。听众们反映：“听连先生的书，不但听了历史故事，还学到了不少知识。”

父亲为人正直，光明磊落，不奴颜婢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责令我父亲在电台宣传“大东亚共荣”，父亲竟说了一段《廉颇，蔺相如》，意蕴人民团结抗战，结果被日伪电台斥退。

父亲离开了电台，开始了写作生涯，以云游客的笔名发表了《江湖丛谈》。书中的内容是父亲身临其境掌握的第一手感性材料，对许多社会现象作了生动的写照，正如父亲所说：“以我的江湖知识说呀，所知道的不过百分之一。不知道的还多着哪。等我慢慢地探讨，得一事，向阅者报告一事，总以爱护多数人，揭穿少数人的黑幕，为大众谋利除害，以表示我老云忠于社会啊！”这部书揭露了某些危害社会的江湖行当的黑幕和手段，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极大。从这部书里也看出父亲的勤奋和洞察社会的能力，我也更加了解了父亲青少年时代浪迹江湖的酸楚。

北京解放后，父亲响应党的号召，作为曲艺界的带头人，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工作。1949年7月，被选为代表，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。在全国文联的领导下，父亲筹备成立了“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”，担任副主任，协助王尊三、赵树理同志工作。周恩来总理看过父亲的演出后，鼓励他搞好曲艺革新改进工作。父

亲立即按照北京市文艺处的指示，组织北京的京剧、评剧、曲艺演员成立“戏曲界艺人讲习班”。为加强新曲艺的演出实践，他带领曲艺演员在前门“箭楼曲艺厅”，每天演唱《新王圣朝天》、《考神婆》等新曲艺。又和新华广播电台合作，每天中午用固定时间播唱新曲目，前后坚持了三年，扩大了新曲艺的影响。在父亲的带动下，评书演员赵英颇等开始播讲《一架弹花机》、《罗汉钱》等新评书，很受欢迎。

1951年初，父亲积极响应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号召，受彭真同志委托，组织了“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”并担任大队长，率领京、津两地许多著名曲艺演员，赴朝鲜前线，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坑道、阵地，进行慰问演出。他经常表演评书《武松打虎》，古事今说，表达了祖国人民不惧强敌的心愿，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，使曲艺获得了“文艺尖兵”的称号。归国后，父亲又带队深入大西南去演出，边演出边整理，创作了《飞夺泸定桥》等新书。1953年10月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决定成立“中国曲艺研究会”，父亲被任命为副主席，和赵树理、王亚平、韩起祥一起，协助王尊三主席工作。当时是百花盛开的季节，父亲除了编演新书《强渡大渡河》、《智取娄山关》等外，还整理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东汉演义》、《水浒》等传统评书，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整年连续广播。这时，父亲的说书艺术更加精湛，每到播讲时间，家家收音机旁挤满了听众，北京市内流传着“千家万户听评书，净街净巷连阔如”的赞誉。父亲忙于社会工作，他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，还经常到大学去讲课。

1957年，父亲遭到了无情的打击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他的身影从社会上消失了，他的声音从广播里消失了。但他没有灰心

丧气，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编写《红军长征演义》，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。父亲一直惦记着怎样实现周总理向自己提出的：“要带好徒弟”；“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学评书？”的嘱咐。他原来认为女孩子是不能说评书的，可是在上海却亲眼看到了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，受到了王老的言传身教，16岁就登台说《武松打虎》。父亲想到丽堂，很受启发，决定了选择难度较大的《三国演义》口授给我。那时我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，为了表达“北连学南王”的心情，父亲把我的名字改为连丽如，意思是：南丽继承南王评话，北丽继承北连评书，祝愿我与丽堂同志在书坛上茁壮成长。

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1979年11月，有关单位为父亲在八宝山举行了彻底平反的隆重追悼会，《北京日报》予以报道。我也从工厂重返书坛。为了继承连派的评书艺术，我顽强地拼搏，终于恢复了《东汉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明英烈》几部长篇大书的演出，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。接着我为电视台录制了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东汉演义》，在北京和各省电视台播出，听众们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几年来我爱人贾建国帮助我改编、整理了一百多万字的评书手稿，今年我又为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评书《伍子胥》，在全国省台交换会上名列前茅。父亲在1938年出版的名著《江湖丛谈》也再版了。如果父亲还活着，他看到正在腾飞的祖国，看到荧屏上电视评书连播，他一定会激动得老泪横流的。

连丽如

1987年春于北京光明楼